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

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勳

謄錄監生臣孫鯤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七十九

餘姚黃宗羲編

議六

治河理漕雜議

黃綰

予嘗陳理漕治河之策聖明已俞而行之既而二三公各以意見求勝當事者觀勢為趨向遂止不行至今五六年間漕河日塞黃河益患夫漕河之塞已甚但黃河源流盛大一時不見淤塞之跡人皆玩之以為無事殊

不知彭城皆山呂梁三洪寔皆山峽形勢易阻兼之黃河多泥為塞尤甚日塞日高一旦黃流不流則漕河自清河口至濟寧幾千餘里皆為平陸當此之時將為開濬則為費無紀民力寔有不堪將欲坐視國賦命脉繫于漕舟一歲不至京師告急為今計之將何卒善夫物必有本害必有端今但知黃河為患而不知其所以患漕河為利而不知其所以利雖有神禹亦無如之何且黃河為患不甚于三代之前而甚于秦漢之後何哉蓋

三代行井田之制井田之間必有溝洫溝洫之水必引
源泉以足之故涇渭漆沮伊洛澠澗衡漳恒衛澧汭滎
桓汾瀋皆分于雍豫梁冀平野溝洫之間則水之入河
者少水小則河勢自弱故黃河衝決之患不在三代之
前自商鞅開阡陌李悝盡地力井田既廢則溝洫俱廢
故涇渭伊洛諸水皆歸于河水之入河者衆水衆則河
勢自盛故黃河衝決之患特甚于秦漢之後況自秦漢
已來通渠開漕皆在河南高原之上以致黃河不復由

河間地中之故道遂失禹跡潤下之性猶以盤盂盛水
置諸几案几案畧搖則水溢堂陛乃其所也然又不求
其故惟築堤防以捍之是故堤防稍決則瞬息之頃數
千里之內室廬漂蕩黔黎皆為魚鱉且堤坊之費歲無
休息生靈墊溺百年凡幾自秦漢迄今為害可勝言哉
今欲息數千年之巨患以成當今之急務因地勢高下
之可見溝渠陂沼舊跡之或存即其源泉畧加疏引堤
防之工使之各歸其處則黃河之勢自弱然後導之北

流復禹舊跡使行地中以順其性則衝決之患自銷生
民之害可除且今天下之土北方肥厚寔過江南惟水
失瀦蓄土皆枯燥故生植稀疎反有不及昔唐虞三代
之時江南諸路皆未入版圖軍國常賦之需稻梁重糝
之產皆北方自足若使水利復興則生植必多財賦之
充又奚假于江南哉且今北方盜賊縱橫亦由無水之
故使溝洫足以限隔則驅逐不難一舉而數利並興亦
何憚而不為也人皆未之思耳今日漕河源出山東山

東之水已足漕用但失蓄蓄之方故潦則漂蕩以傷農
旱則枯涸以病漕何哉蓋鉅野為東國之浸乃沈濟鍾
聚之區亦山東諸泉蓄蓄之所今之漕河因元之舊置
諸濟寧高原之上南北分下常如高屋建瓴只賴諸閘
節縮僅足浮舟設或一旦少有風塵諸閘不守則漕河
已絕為慮可勝言哉今欲為國家經久無窮之計及舒
目前漕河淤塞之急惟有蓄水一策庶幾為力易成緩
急足濟且南旺昭陽安山諸湖皆居漕河之上舊稱水

櫃今隄防俱廢或開濬非宜反為黃河所塞積水甚少
寧陽為諸泉出沒之所寔漕河之源今不為之陂障瀦
蓄但以其流導歸一溝至于分水入于漕河南北奔流
日夕不息故溝水僅見一線陂障常憂枯竭失今不圖
一日漕河盡塞雖加畚鍤億萬金粟山委將何措手而
可以飛舟京師莫若及今預將南旺昭陽安山諸湖隄
防脩築完固及擇寧陽至漕河之間可為陂障之所高
為隄防使山東諸泉之水盡歸于湖乃于湖隄築閘泄

其餘水入于分水溝中俾入漕河則陂障常溢而漕河不憂其竭矣又求鉅野舊跡究其當時積水之故必有隄防之所因其舊跡為之疏築遷其居民使居原野之上則鉅野可復或又憂其不足則西南諸泉亦可導入因其涵浸之盛分流南北測其地形高下畧為閘座為之節縮以為漕河經久之計此寔國家萬年之福不但足救淤塞而已又可以省每歲閘座隄防夫役之費則諸州民力之舒亦有不可勝言者矣

漕河議 萬恭

夫唐虞不言漕三代不苦漕蓋天子諸侯分土而治天子以王畿養諸侯以國中養則亦分土而食而諸侯特脩貢以明臣節而已焉用漕即禹疏九河特以去中國之害而非以資漕運之利也且唐虞有夏皆都冀州商都河南周都關中即諸侯之貢唐虞夏商自黃河而至周自渭河而至舟楫之制特以脩王會之利而非以避漕運之害也又焉用漕蓋秦有事于泰山碣石則雲帆

滄海而海運始興唐有事于河朔汴洛則粳稻東吳而河運始利若宋人都汴則江湖之粟自江入淮吳浙之粟自浙入淮而皆會于河以直達于汴京師仰給東南而餉道甚便漕未苦也元人都燕則始以河運顧黃河衛河不貫通也中飛輓數百里曰陸運繼之海運又繼之會通河之運又繼以賈魯河之運然陸運費海運險河運阻漕甚苦也而元始困以斃矣天祐國家洪武初都金陵江南之粟萬艘集于龍江是建瓴之便也永樂

初都金臺江南之粟十艘浮于東海苦漂流之患也永樂九年宋禮始治會通河壩戴村逆汶水之患而西注于南旺以其七分合衛河北流入于天津之海以其三分合黃河南流入于安東之海而北道大利矣偉哉宋康惠之績乎其北道萬世之計乎永樂十年陳瑄大治淮揚漕堤高寶脩范蠡之業導天盱之流而東注于太湖以其五閘北流淮安而注之河以其三閘南流儀真而注之江而南道大利矣偉哉陳忠襄之績乎其南道

萬世之計乎顧南道二百年無恙也唯北道河漕開漕不通條貫耳夫春夏之交黃河安流而閘漕告涸是春夏之交運則利于河不利于閘也夏秋之交閘漕通流而黃河大溢是夏秋之交運則利于閘不利于河也隆慶中天子特允萬司馬建早運之策創瓜洲之閘江南七千艘俱以二月過淮三月過洪遂開天妃以便入河之捷徑又塞草灣以束雲梯之專流而南道始利又灘坎河以助開河之涸泉又改九月大挑南旺便來夏之

運舟又加濬泰山五百泉以廣旺之協濟乘春夏之交
發湖山之藏而北道始利建千萬世之長策變二百年
之舊圖因風之南北而為運期乘閘河之未凍而南還
蓋祖宗以來漕運于隆慶萬曆之交獨盛矣是國家獲
黃河之利無黃河之害小有淤決第疏之塞之令不敗
運不大傷農足矣則黃河何負于國哉好事者顧欲從
海運而棄黃河此丘文莊之議也夫文莊但計漂溺之
米而不計漂溺之人嗟乎傷人乎不問馬仁人之言也

曾是而海道可行乎開洳河此翁中丞之議也夫赤獨
蠖蛤諸湖之巨浸不可堤而良城侯灣之頑石不可開
嗟乎損有限之民財填無窮之巨壑仁人之言也曾是
而洳河可通乎鑿膠河而棄閘河此劉司空之議也夫
海潮之淖沙日濬日淤而百里之石骨愈鑿愈堅嗟乎
竭民事河無故料民智者之言也曾是而膠河可通乎
夫黃河非可棄之水也萬一洳河可通黃河終不可不
治也閘河非可棄之路也萬一膠河可通閘河終不可

不治也國家財利幾何每年事黃河又事閘河又事膠河又事泃河夫一長城之役足以斃秦一賈魯之役足以踣元乃今四役並興上下疲命胡不引秦元之事觀之也宋臣有言天下未有有利而無害者唯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為之夫利多而害少者祖宗之河運是也大害而無微利者海運膠河泃河分河之議是也司國者其取衷焉

治漕河議

何洛文

通者河決徐沛淤塞漕河百數十里運道告阻特命大臣往督理其事愚謂今國家財賦悉仰給東南而一資之于河運是漕運者誠咽喉之地不可使一日不通者也然使漕運不假于黃河則亦易防其塞而今運道之塞者寔河流致之也故今之計其急務在開運道而其本源在治河自永樂九年宋尚書禮開復會通河故道引汶水使出南旺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徐沛以上汶水小恒患于乾涸徐沛以下河水大

恒患于壅淤方河水之平也則由溜溝小浮橋諸處接濟漕河以下達于儀真及河水之決也則其害亦殷于接濟之處故今西水漲漫徑冲魯村閭村沽頭金溝口以及境山茶城諸處及水去沙存而徐沛之運道遂淤此當急挑濬以通運舟者也然溜溝以上河水不及其為力也易溜溝以下河水尚泛其為力也難此在相其淺深緩急以施之耳挑濬之後更訪先年房村故事築為長堤以捍水勢漕河之可為者如是而已若夫河水

不能更保其不決則運道不能更保其不淤此可不深
求其故而為一勞永逸之計乎夫以數千里之黃河加
夏秋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開封蘭陽以南之渦與
徐沛百數里之堤拘而委之于海其不至于橫流潰決
者寔萬一之幸也故自古言治河者曰分則勢小合則
勢大又曰不與水爭地昔大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
百年以大任而下醜為二渠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入于
渤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

以入于淮然因決而分亦得以殺其勢故河自經汴以
來南分者二道焉東南分者一道焉東分者新舊五道
焉況元人雖排河入淮東北入海故道亦久已湮廢是
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不得不泛濫橫溢
是以豐沛徐州之間漫為巨浸不特漕渠壅塞而桑麻
菽粟之場悉為波浪魚鱉之窟矣可勝嘆哉為今之計
有二策焉疏其支流開其故道而已蓋欲得上流之不
決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不惜棄地動民命深遠

大計之臣沿河流相地勢于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淤下之處條為數河以分水勢又于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藝者依江南法創為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滅此一策也又古之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江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天津入海猶黃河也而沁水自經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況今河流舊身多有存者誠相其形便引水注于衛河使南北分流則

其勢益平使漕河永無淤塞之患此又一策也或曰多
開枝河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懷民廬舍田
園坟墓不止一處將如之何殊不知自開封南至鳳陽
每歲河水滄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于
迤東之地開為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之地不過數萬頃
而已利害果孰為多哉或又曰河決東南有山限隔禍
猶小也決而東北平原廣野無所障隔浸灌之虞可不
慮乎夫若使水力專於東北誠有可慮者今不過旁出

支分以復故道當不至于洶湧汎濫且漕河上流之涸
又可賴是以濟未為失計也蓋黃河治則漕河亦治黃
河不治則隨修隨壞而迄無成功故為萬世計不顧一
時為天下計不拘一方為萬民計不恤一人陸贄所謂
小損以致大益暫薄以成永厚者也司國計者其長計
熟慮之哉

河議

黃永玄

為水患方殷羣形貴審謹酌淮黃最便事宜以圖萬全以

利久遠事伏覩鳳泗祖陵迺國家萬億斯年凝命發祥之地神祇效靈山河永奠者也奈何邇年以來黃淮夾湧湯沐淪胥波及陵寢皇上因臺臣之奏赫然震怒特簡科臣行視薄海內外見者聞者莫不震驚職官守介于隣封衣衾同于職內竊自徐沛以南鳳泗以東淮揚以北究水災所起之因及漕渠掣肘之弊私心竊計以為今日之計與其見事于殺淮則不若先事于分黃與其分黃于既合淮之下則不若分黃于未合淮之上與

其暫分而使之復合則不若永分而聽其自去與其僅分其支流則又不若全分大河而使之各入于海至論分黃于未合之地則又不必就其遠且難者而當就其近且易者庶幾內不病陵外不病漕而中不病役何也方今咎淮之壅者曰清口之淤也由高堰之築然非其所以壅也其所以壅則黃也蓋惟黃之壅淮而不能時洩則清口不得不淤恐黃之躡淮而闖入高寶則高堰不得不築淮既上束于高堰下扼于清口而退潴于盱

泗之間則二陵受災又安得不劇也故黃水未分則所以壅淮者猶在高堰其可遽却乎清口其可遽闢乎周橋雖開其遂能有濟乎惟黃流既分而淮無齟齬則此三役者然後可次第舉行以理淮未盡之壅闢此先殺淮不若先分黃也然分黃于合淮之後則二瀆相持逆壅之勢如故雖少有所殺而終無救于清口之淤沉分之小則新行之水力微而所分之道淤分之大則正河之水微而故道亦淤即自數年以來王鮑諸口何嘗不

留以洩伏秋暴之水而卒無減于泗上之遊波也此分在下者不若分在上也又黃既分則中流必斷斷而遠則其開濬難而通漕亦難斷而近則其開濬易而通漕亦易故分在遠者又不若分在近也且今海口已墊矣下流已壅矣黃與淮有不會會必淤矣脫也上分之而下復合之則數十里之間所去幾何殺于上者能保其不淤于下乎移腓股之疾而為脛踵之瘍吾不知其可也此暫分必不若永分之利也至支河之分議以減會

淮之半若曰是可殺黃爾尚欲持其強半以為漕利也
不知黃河勢不兩行支通則榦淤榦通則支淤湍悍巨
測之洪流能必其就我約束半為我用而半不為我屬
乎竊以為正河可奪新渠穿而歲漕不患其難達此支
分又不若全分之便也今欲分全黃于未合淮之上而
擇其地之近且易者則崔鎮舊決口在桃源之下固已
甚遠即近議黃家嘴分河入海之地誠已得之但尚在
三千里之外猶恐去淮尚遠他日斷流難濬漕役俱淹

或當別就近處如向所議開腰鋪之地清黃尚未交接
距淮近止十里計無便于此者獨向所議者欲分之于
腰鋪而復合之于草灣我則欲如今議竟導之自漁溝
金城由連河灌口以別入于海向所議者欲僅分其三
分之一我則欲迴全河盡令北注而遂斷其東流然後
舉清口以下清淮故道全以讓淮而更闢門限之沙大
遂其建瓴之勢則全淮水力自盛清水自能刷沙不過
旬日之間清口之空洞可幾鳳泗之洪濤立殺矣此陵

便也黃與淮既分則自清口上至腰鋪十里之間河流乍斷則當從舊河河身之中穿一漕渠還平江之舊以通饒道或遂臨黃口創兩石牌謹鑰啓閉以却泥沙不過泇甸之間淮揚徐沛之帆檣仍還舊觀矣此漕便也陵便矣漕便矣至疏導下流經營海口之役亦非甚難但當前期詳議爾私計之自腰鋪至海口約百八十里而遙其間經行之地淤而淺澁者什之一假道于諸湖者什之三舊決新衝卑窪衍隰之地什之六其在淺澁

則宜濬之稍深俾水足以由可也其在卑衍之場諸湖之畔則宜寬設隄岸稍加約攔俾水足以檢可也至海口則又宜就其逕而寬者闢為經流就其迂而狹者條為支派俾水足以滔滔大去可也大約隄繇之費什居其四濬濬之費什居其六總之多不出向所議腰鋪支河之費而可令全黃北徙獨淮東下祖陵既登于堯壇運道復置于安瀾其措施最捷其垂利甚遠豈不一舉而收萬全之效暫勞而獲永逸之休乎職故以為最便之

策無踰于此者雖然此其梗概大都爾中間節目條貫之繁施為緩急之次甲乙異同之見期會調度之宜一時議中未及詳盡者復為逐一設難解酬欸具如左是雖不敢望裨謀野之獲亦或禦災捍患之一籌爾

難曰方今陵患燃眉聖天子宵衣南顧覬洩此而朝食也故議者務導淮幾效旦夕倘舍淮而務黃則需時曠日其何救于近災

酬曰淮非不可導也第導于黃流既分之後無論尋丈

即尺寸皆足為淮利若導于黃流未分之前無論尺寸
即尋丈不足為淮損故欲導淮自必當以分黃為首務
焉何也黃與淮消長無定時而強弱有定數方黃之發
也其勢居淮之十雖以全淮敵之而不足洎淮之發也
其勢居黃之三即以弱黃障之而有餘惟至冬春水涸
黃落歸槽而後清口以內蓄蓄之淮流乃稍稍乘黃東
下然所洩者特伏秋以來新漲之浮波爾浮波雖去其
舊水向相平停者仍不得出也他日秋水時至強黃灌

淮其騰湧洋溢之狀將復如故矣自來議者徒睹夫黃水消落之時因謂淮有可洩之勢而遂議闢清口議開周橋甚則議撤高堰猥曰是可以盡宣鳳泗久積之閼可以亟收祖陵旦夕之效矣不知禍生有基議先探本泗水之積非積于水落順下之時乘隘而不得出也乃積于水發相持之際中停而不得下也今欲祛積水則當祛其壅之者爾矣祛其壅之者則有分黃爾矣倘不先分黃而汲汲為洩淮之計無論高實上下湖腹之易

飽也尾閭之難達也漕堤之崩嚙而下邑之潢池也即
令泗水盡消陵麓盡露若可僥倖于目前之安者然能
保來歲之黃流不復發乎能保其發而不復為淮壅乎
又能保其壅而吾別有以制之乎夫黃不能無發發不
能無壅壅而必無術以制之也則吾恐減之尺寸者必
且益之尋丈矣消之旬月者必且復之旦夕矣被毒淮
揚而無掇于鳳泗虛糜鉅萬而無益于絲毫夫然後返
而求為分黃之計則亦噬臍無及已

難曰黃之合淮自宋熙寧間始迄今五百餘年向未聞
為淮壅也壅淮自今日始將執事者其有遺慮乎何獨
諉罪于黃也且歲漕四百萬石灌輸京師又因所為利
子大夫其何輕議焉

酬曰然誠有利如子說者顧均之合淮而正派與支派異
也上流與下流又異也此今昔之利害所由懸絕也何
也按淮與黃初皆獨入于海故稱瀆焉自隋大業間引
河由汴泗達淮周顯德間濬汴口導河達淮皆上流也

宋興國間河由彭城入淮熙寧間由南清河入淮則支
派爾金元季由渦河入淮亦上流也國初河決原武由
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則正派又上流矣嗣後或由孫
家渡或由趙皮塞皆從陳潁亳壽懷遠等處入淮皆上
流正派其由小浮橋經徐邳自清河縣北合淮者此雖
下流亦支派爾至嘉靖中年塞渦河口截野鷄岡則正
派皆歸孫繼口歷徐邳桃清入淮而涓滴不及于上流
矣已而從清河縣南合淮下流且奪淮入海之路矣夫

以黃正派合淮上流則淮挾黃而強其勢如懸瀑而下海也易此陳亳潁壽之黃非惟不足以礙淮而適足為淮助也以黃支派合淮下流則黃力分而弱其勢如附枝而下海也亦易此清河縣北之黃雖非有助于淮而亦不足為淮礙也以黃全派合淮下流則勢如交衝如對壘而清不敵黃主不勝客其下海也寔難此清河縣南之黃非惟無助于淮而適足以為淮礙矣況隆慶末年黃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南清口填淤海口幾成

平陸後雖兩河築合運道復通而海口河身十不能恢
復其三四故下流日滯日壅日深泗陵水患遂至此極
也若兩河初決時當事者第聽黃之自去由佳鎮北入
于海而徐闢清口故道逼淮使入雲梯另穿一支渠以
接運道斯非上策乎乃計不出此而必欲北逼黃南逼
淮以牽兩河之合也語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良可惜
矣今若欲仍導黃從潁壽會淮于上流勢既不能亦復
不敢即嘉靖末年嘗議穿孫家渡由露西華以入荆山

議開趙皮寨由渦河蒙城以達臨淮時亦隨議隨罷有
其廢之莫或舉之而坐受其困可乎將淮欲徙而避之
得乎故議必分黃北去而令淮自復其故則雖不必復
合上流之正派而自可以紓下流輻輳之狂瀾矣說者
猥以國家利黃灌輸未可輕議不知黃之寔為漕而不
為漕利也勢不得避而姑假道焉是明知其為不速之
客而姑假以為入幕之賓爾孰知引盜入室養虎貽患
始于入幕者卒于操戈乎故我以為漕可別通而分黃

最便

難曰分黃非難而所以為分黃之地者寔難今以數百年東注之黃一旦欲鑿空而改之北去聞者駭焉子大夫將何途之從而致之海也

酬曰此正職所欲前期詳議者也蓋凡水盛則欲其有所游盪而不迫故腹貴容也凡水平則又欲其循軌而趨故喉貴通也凡水下流則欲其縱而易洩故尾閭貴廣也腹不容則潰喉不通則噎尾閭不廣則懼其驟焉

而大漫也故吾今日為分黃之地則欲以河壩海口方
二百里捐以予河上自緣溝下薄海口跨南北兩連河
間中包金傅大諸湖旁引五港大小諸川河所必侵者
隨其便宜因高卑下稍列陂障以為洚洞容納之區又
自腰鋪漁溝陳溪金城舊連河兩淮之間河所必經者
宣之滌之或稍左右之約水直趨灌口蓋此口較他口
故濶當益濬之以定入海之經流又灌口迤東為莞瀆
五大河口又東為白蜆板浦口又東為新壩東連河口

諸尾閘可洩者悉為之疏導以定入海之支派庶伏秋
泛漲之時黃流湧盛則吾以其經流出以其支派分之
而復以陂澤曠衍休息之迨秋迅過期黃水消落則吾
第以其經流出之蓋既不與河爭地致有潰溢之虞又
必由地中行使有歸墟之便所稱前事而為之計者備
在斯也再稽禹之治河鑿三門醜二渠播九河不惜數
百里地多為之途以達于海誠謂其源遠流長未易頓
殺焉爾今縱不能驅黃直北以還九河及碣石之故道

亦宜略做此意講求于可醜可播之間倘亦九河之三
四乎

難曰分黃之役估費不貲以老黃河之八十餘里也而
費九十萬以訾家營之四十餘里也而費五十萬即以
腰鋪之省約也而費亦三十六萬有奇且亦旋議而旋
罷也今自河口以抵下流海口不啻百八十里而遙所
費亦當稱是國家財力將安給乎

酬曰在兵法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蓋天下事

因之則易強之寔難彼夫攻堅擊瑕拙速巧久或至于師老財匱迄無成功者則未聞因為利也今黃河奔騰萬里而來其勢本自欲北下而吾徒以藉之故強之使東強之使上及數逢其害事不可為則求為老黃河之說焉為訾家營之說焉最後為腰鋪之說焉此其利害難易之間遠近分合之故蓋已權之甚審計之甚詳矣然方避其害而復欲強資其利旋分于上而又欲強合于下總之奪河之所必趨以強就我之繫縛焉爾夫既

欲奪河之所必趨則必為墮崇堙卑築垣居水涓滴不容外洩而柵落之費不貲夫既欲強就我之繫縛則必為鑿河深川曲防股引尺寸在所不遺而畚鍤之費亦不貲詎直不貲強之合而不必其遂合也能為合而不能必合之不淤也用不貲之費而不必其費之有益也故議者雖建為必然之畫而其心尚懷不必然之慮以致旋議旋罷旋行旋止竟成作舍之謀其故可知也雖然當其時陷危未甚則難于捨已成之津濟而謀未劇

之懷襄爾乃今水患已極矣吾所議者又不徒強之而已黃不欲東而欲北吾因之使北黃不欲上而欲下吾因之使下黃不欲迫而欲寬吾因之使寬舊決衝深之處水足以行者則因為利導望海以趨而不必曲為穿鑿也諸湖霑漑之鄉水足以容者則因為陂澤稍加約攔而不必強為阨塞也毛家溝以至腰鋪河口填闕之地水微有溢者則因加疏濬使利通行而不必創為河形也此其方隅遠邇平陂參差不無就淺就深增高繼

長之費然要之上不及老河之估次不及嘗營之估下亦不必踰腰鋪三十六萬之數何也強之之功難因之勢易也昔者伐楚之役李信以二十萬敗而王翦以六十萬勝是二十萬敗衄之費為已多而六十萬勝兵之費為已少故君子曰惜財省費之說非所用于變故不獲已之時識其大矣矧又費之省乎且國家上為祖宗寔窳計下為地方生靈計中為足饋餉便輸將計僅僅數十萬緡夫復何憚哉

難曰議者云海口淤沙必藉黃淮并流衝滌若兩河分道水力益微海口不虞更塞乎

酬曰不然夫淮初未嘗有沙也具有沙者黃也海口初未嘗塞也致其塞者亦黃也今曰滌沙將借淮以滌之乎抑借黃以滌之乎如借淮以滌沙孰若分黃而使無沙之可滌若借黃以滌沙則吾恐舊沙未除而新沙繼至所滌者有限而所繼者無窮矣即二十年兩河築舍以來何嘗不曰藉其衝滌之力乃今海套日增口沙之

積壅如故也此已事之明鑿也今若分黃使北分淮使東則清口以上黃河自有之沙黃自挾之而北去清口以下故黃淤墊之沙淮亦挾之而東去兩河各得其職而不相奸是一快也海口客沙止有此數而黃不得援之則沙易窮以有限失援之沙而刷以長淮之力則沙尤易窮是二快也淮會泗沂東入于海自禹時已然初非有藉于黃也今挈數千百年之故道而還之于淮清日來而濁日去主日勝而客日消是三快也夫沙日消

則流日駛流益駛則沙益行縱淮入海之勢將十倍于
今矣又向以兩河而共一淮之經瀆則其勢常壅其水
不得急下今以一淮而縱兩河之故道則其勢必迅其
水必無滯留倒峽奔澌一瀉千里又且百倍是四快也
兩瀆分四快具而尚憂海口之塞乎不待智者而遽然
悟確然信矣

難曰即今時已入秋新運伊邇若為分河濬渠之役謂
妨運何

酬曰然乃獨不聞乎更事者忌于後時應猝者用于宿
戒國家萬艘飛輓燕往雁歸在蒞漕之臣廩廩循環歲
事尚虞不給即空回未幾而新運又將告急矣此而欲
興大役誠見為難然我所謂分河濬渠計非曰斷流停
運為浩瀚難竟之功而有妨于國計也又非曰久需時
日奪過洪入閘之期而有妨于程限也蓋分黃之役全
在下流几畚鍤之功柵落之具當正河未改舊河未斷
之時皆可以先期集事至穿鑿之役大約從黃南至淮

北半勾半折遠不能十里廣不及十尋深不過二丈物
土計方亦不過以三萬人為一月之役而建閘甃石之
務又可鱗集而竝為之作者若伺漕之隙而為之其于
運乎何妨

難曰決黃濬渠歲漕無恙則吾既得聞其說矣然兩河
合襟王氣攸繫形家之言遂不足信與

酬曰唯唯否否天子以四海家為家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不似諸侯僅有四封以至庶人僅有環堵據形家之

言曰千尺為形百尺為勢形勢之地是為福地此其微
籍能幾何者今黃河從幾萬里來淮河從幾千里來是
但可以尺寸計哉且當後周顯德間黃與淮尚風馬牛
不相及也而世宗望荆塗二山已占知濠州有王者氣
迄今五百餘年毓秀鍾靈而誕生我聖祖則初何籍于
黃淮之合與不合耶乃議者動以合襟之說阻撓大計
亦惑甚矣故臬以為不若大為分決使黃下于清河之
北淮下于清河之南聯絡百里之中相望竝趨于大海

則本之異也以萬萬里末之同也以萬萬頃豈不全首
全尾彼此均稱乎又極西北之水黃河挾之從華嶽而
來極西南之水江漢挾之從衡嶽而來暨沁沛從恒嶽
而來泗沂從岱嶽而來淮挾中條之水從嵩嶽而來五
嶽四瀆之精神若期若赴有同軌畢至之風焉而又大
海洪濤環擁于其下洋洋乎浩浩乎斯宇宙間一大走
集而慶源福祉孰能測其深且長者此亦神效其靈天
祚其盛彼淺夫小術烏足語此

難曰果如子大夫之計分黃讓淮泗水不足乎矣然而周橋可弗開而高寶以下金灣芒稻涇河廟灣之議將遂可廢乎

酬曰此何可廢也第議者意在洩淮而我則意在洩湖議者專為泗陵而我則兼為民生運道同行異情而先後緩急之序有不可紊者蓋今之有事于高寶諸湖者曰開金灣達芒稻而注之江也曰濬涇河子嬰溝等處會廟灣而注之海也此不過為今日周橋地爾以江海

為高寶之害則已爾不知引淮而之湖也恒易導湖而之江海也恒難況兩河之勢擁觝相持進退維谷淮有不得而自便者故我以為議周橋高寶者不當在今日黃淮未分之時而當在他日黃淮既分之後我之所以為高寶下流計者則又不但求消泗水未盡之餘瀝而寔欲大涸諸湖久蓄之洪流何也初高寶諸湖原係淮揚二郡民間膏壤其地形西高而東下自隋大業間鑿渠通道至國朝陳平江又修復之築隄障水遂成漕渠

以漸匯為巨浸是高實原非湖也隄之為湖也無隄是無湖矣邇年以來黃淮逆壅濁沙內灌湖身因日以高蓋不啻丈許矣已而湖日墊岸日增汜光白馬之間隄齊樹杪矣今民田仰視水平又不啻丈餘少亦五六尺矣夫以幾千萬頃之洪濤全恃一線之隄以為之屏障下薪捷石勞費無已時而且日有叵測之患甚非計也故謂宜乘黃淮既分之後即當汲仍為高實計多方講求設法疏導或從金灣灣頭沙壩達芒稻白塔水儀以

入于江或從涇河子嬰溝溲家灣東達牛灣北達射陽
等處以入于海其他建閘改壩穿港淪口之務一切先
期荒度程役奏功于是伺轉漕之隙大放諸湖積水聽
其東注勿以涸運為虞第使湖腹洞然一空即將淮揚
一帶河身大加挑濬務在復其老底庶河深岸高水落
地露不惟向來魚鱉之鄉可轉為桑麻之境而隄防鞏
固運道安瀾不必更事修葺而所省水衡金錢歲無筭
矣況湖腹既虛容納有地而泗淮之暴漲易消洪濤盡

落羨溢無虞而下邑之民田可藝祖陵運道民產民生
豈不一舉而三利乎職故曰議高實于黃淮既分之後
則尤其最便者

經始泇河議

黃承玄

為議濬泇河以濟運便民事竊照泇河之議蓋已有年
前經翁傅二總河先後具題再遣科臣行視率以工難
費鉅旋議寢至萬曆二十年舒總河復議開韓庄渠二
十餘里以洩呂孟諸湖之水下達泇河蓋雖微引其端

而猶未竟其緒也復因黃河南徙運道告艱復經科臣具題勘然亦以費逾百萬工力難施竟成築舍之議近該職親詣韓庄泃口一帶踏勘熟察地形遍觀水勢周咨荒度盡得此河源委前有可因之績後無難竟之功然後乃知人言不足盡憑而百聞不如一見也蓋先議者謂性義葛墟二嶺地勢高懸沙礪難鑿今原開韓庄新渠業已避高就下水見通流第展挑深濬便可行漕且近發徭夫挑濬已十完七八矣議者謂梁城等處地

方伏石難以施工今勘自侯家灣至梁城水底伏石僅二百餘丈先年試鑿已去其半今若再去一層而于梁城之下建閘節蓄則水可盈漕自無妨礙又議者謂諸湖聯絡難以築堤不便牽挽今議自黃泥灣之下就湖旁寔地開渠直達宿遷而韓庄以上則或從旁開濬或就淺築堤亦絕非難事也又議者謂工程重大非百萬之費不可以成功今據估濬河鑿石建閘築堤一切之費不過二十六萬金若止役徭夫從容從事以三歲畢

工則可省費二十萬兩即其他摛賞料價之費總計亦不過六七萬金耳夫使其工果難其費果鉅固不可妄興大役以希難必之功若事有可為費不甚大亦何可坐失事機以廢前人之績故職今日謂此河斷斷可成不宜再計數十年道旁不決之謀若有待于今日也況此河一成豈直可以預備不虞其他利便有不可殫述者蓋舊河自夏鎮以至宿遷計地四百里而新河自夏鎮至宿遷僅二百五十里此舊河可省兩日之程其便

一也舊河借河行運而河性不常去來靡定其去也不免有艱澁之虞其來也不免有漂流之患必不能分河兩行久而無弊也況鎮口上下地形陡峻水不能留故時病淺澁若令新河一衣帶水直達宿遷更無波濤之險其便二也李家口以下地高水澁議者至欲復留城舊河以水浸堤傾淤泥難濬不果若新河既成湖水自涸即留城舊河亦可修復新河自有薛永加沂諸湖水可引灌漕不必全資汶泗其正河強半之水仍可聽

入留城舊河出鎮口蓋新河專行重運其貢鮮官民船
隻及回空糧船則聽從其便兩河並行其便三也微呂
連汪周柳落馬諸湖共計地一萬五千餘頃皆民間膏
腴也緣鎮口灌淤及武河沂河直河三口竝塞所受薛
永洳沂諸水不得時洩故泛濫成湖今新河既成兩堤
夾峙則東水歸漕自無泛溢沮洳如將盡化為良田久困
之民可以大甦其便四也徐邳東鄙多鹽徒嶧縣多荒
地蓋緣人稀地廣生計無聊故轉徙失業耳今新河既

通則民有生意安分復業者自多榛莽之郊變樂土其便五也新河之工為費既不甚鉅而既成之後所應添設官夫及一切歲修之費計亦不過萬金即將耗出湖地召民佃種照例徵租一歲所入供一歲之用寬然有餘其便六也職知之甚真計之甚悉翻前人數十年不決之案創國家億萬載永賴之圖所用止于徭夫可以隨便調發所費不過七八萬兩省直額徵歲修之費可以隨便動支要以三年為期勿以欲速見效事斲于集

不必先自鋪張功斲于成不必盡自己出務使河成而國不費功完而人不知此今日所當計而力行者也伏乞再行細估一面興工一面具揭報部俟功有次第然後題知庶不苦于慮始之難矣

明文海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八十

餘姚黃宗羲編

議七

吳江水利議

史明古

吳江之地土疏水緩左江右湖故水之為患也特甚太湖東南巨浸即禹貢之震澤也其西北納荆溪宣歙蕪湖宜興漂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合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聚于湖汪洋浩瀚不可

涯涘而松江承其下流

松江吳江古名也

即禹所書三江既入

之一也逶迤曲折洄流湫逆行百餘里始入于海而吳江據江河之會屹然中流每遇霖雨積旬潦水漲溢渺然無際或風濤大作吞噬衝擊其害又甚于雨東風則江水西浸西風則湖水東汎俄頃數尺人力莫施故瀕江之人謂之賊水者此也議者徒欲開一渠濬一涇置一障以為治之之方是皆徇偏一之見而無救患之益也何則吳江水多田少溪渠與江湖相連水皆周流無

不通者特有大與小急與緩之異爾假令南置一牖而北流者自若東開一渠而西溢者如故固不當與諸縣治法同也竊以為今日措置之方其要有四

一曰築隄吳江之田皆居江湖濱支流旁出蕩漾不可
以名計苟不致力于隄防以捍禦之則未見其可也國
朝永樂初治水東南尚書夏忠靖公創于前通政使趙
君繼任于後無不注意于隄防皆妙選官屬分任諸縣
而二公則周爰相度而考課焉其法常于春初編集民

夫每圩先築樣墩一為式高廣各若干尺然後築隄如
之其取土皆于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堅築務令牢
固隄既訖工令民簞泥填灌取土之田必使充滿復于
隄之內外增廣其基名為抵水蓋隄既高峻無基以培
之則歲久必頽矣又課民于抵水之上許其種藍而不
許種豆蓋種藍必增土久而日高種豆則土隨根去久
而日低矣此雖為繁碎難行然亦可使民由之而不知
也厥後二公去任二十三年間豈無水患而不至于大

害者良由隄防猶存之力也然人亡法廢隄日就傾水
患復作正統間尚書周文襄公講求二公之法而損益
之由是水患漸平民安其業近年以來法度廢弛上恬
下熙民無所恃每年府雖下縣縣雖下鄉率皆以偽應
之所任糧長者老之屬不過頭會箕歛以賂姦吏為虛
文其于防隄畧不加省壞者十七八欲求水之無害者
難矣且自戊子以至丁卯其間稔者纔二而旱者一水
者七固由天災流行然亦隄防圯壞水不能禦旱不能

蓄有以致之自國初以來水之為患未有甚于今日也
今生民之困已極苟不加意而拯救之其不轉死于溝
壑殆無幾也今為之計莫若上按三公已行之成規嚴
為之制于來春課民興作官屬躬親臨視務臻寔效毋
令吏胥得售其姦則隄防有成民免其害矣所可慮者
但此承積荒之後多苦無食當令取勘貧者驗口每日
給糧就准作賑濟之數至秋還官則民皆樂趨而無逃
避之患斯亦講求荒政之一端也

二曰審分洩吳江之地當太湖東南其在南者分衆流以入湖吳淞港宋家港朱家港蠡思港直瀆港黃沙港韭溪是也居其東者引湖水以入江花涇港七里橋柳胥港虹橋長橋三江橋三山橋定海橋萬頃橋仙槎橋甘泉橋白龍橋是也又自縣治至平望四十里間亦係分洩湖水之所今為石塘雖便往來前輩常言其有害水道故鑿竇以通水流近年傾圮俗吏鄙夫不知大計輒堙而築之又湖水多渾易為停積沿河之人多種菱

蘆歲久成田咸登糧額遂致水道日微又花涇港長橋
正當太湖東流入江要道至為深濶而花涇港居民慮
為盜賊所侵苟利于已輒賣緣巡捕官為之築堰長橋
又為豪家埋塞規為田宅水遂不通為患極大今則入
湖者汎濫而南流矣入江者涸流而西浸矣日滋月長
其害將見甚于今日伏惟深為利民至計不惜小費不
求近效不惑浮言一切疏濬仍為之防不計踵襲前跡
則水有所歸而無泛濫之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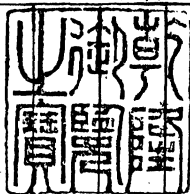
三曰務車救夫水之汎濫者既築隄以障之矣水之壅
遏者又疏渠以導之矣而水之停積者若不竭力以車
戽則何從而減之乎然民之貧乏者或無力而弗供豪
獷者又恃頑而不服以致互相推調坐視陸沉在乎上
之人為之激勸而安集之爾往年水患初作上自長貳
下至簿吏無不躬親看視奔走道路未嘗寧居故諺有
救水如救火之言此言當急不當緩也頑者治之貧者
寬之由是人知警勸而法在必行自近年設立水利官

後一切委之然地既廣遠卒未能周居東則西不知在
南則北罔卹欲求其無悞難矣夫軍國之需在賦稅賦
稅之供在土田土田之出在豐歉豈可忽而不務者乎
伏望著為令典今後水潦凡任牧民之任者悉令分投
巡視督民而力救之務在水平而後可不可專委水利
一官以悞大計則水患可禦而民有粒食之患矣

四曰專委任夫事功之成由委任委任之方貴專一伏
觀永樂年間凡興建水利庶事皆責糧長而官自節度

之蓋糧長之任職在農功賦稅而已用心必專自近年
以來添設塘長又立耆老復革去塘長而立圖長又有
屬官義官之委糧長者老之總紛紛多制一國三公十
羊九牧民無定志莫知所從且屬官望淺位卑民不知
畏義官總糧總耆又皆貪猾之人招權納賂靡所不為
是皆無益于民適足以為聚斂之端張其兼併之勢又
況保選耆老圖耆皆由糧長則其人可知矣倚法為姦
病民尤甚望將所設諸色盡行革去專令糧長圩長管

之糧長管其都坊長管其坊縣之佐貳咸令分管地方
往來巡視而正官總攬其綱考其殿最如此法歸于一
而民免侵漁之患矣



明文海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八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常 循

謄錄監生臣李翻鳳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八十一

餘姚黃宗義編

議八

議處日本貢

命大猷

職等會同審據將洲等口稱日本統一之主原住
山城地方私稱年號曰天文其餘豐後山口松浦
博多津對馬島有馬島蔭摩洲大隅等處十有餘
島並受以太守之名分鎮各方共奉天文年號政

令天文島王故其別立之主僭改年號曰弘治今
方二載而干戈爭擾向無寧日原奉天朝勘合俱
被火焚惟金印一顆尚存見係山口島太守源議
長收管源議長即豐後州太守源議鎮之親弟也
此兄弟二人近歲以來聲勢相倚令行諸島源議
鎮見管之州六源議長見管之州十有二蔣洲等
至彼因兵亂路險不得達於山城源議鎮禮館彼
島將齋去浙江布政司宣諭明文轉行各島禁戢

過海為盜之倭亦甚嚴切今歲入寇之賊數較少
是其驗也等情據此職等看得豐州乃日本之一
島太守乃小島之一長以彼中僭改之年號擅用
於進奏之表不恭之罪已昭以倭島之一長徑奏
夫白頭之章薦越之責難逭如有印信勘合亦當
查照舊例駁其年限之未及况無印信勘合將何
所據而納之乎如其所求止於假貢買貨亦當照
例却回以絕衆島之仿倣况金印勘合之請越禮

犯分為尤甚乎但自古聖王之於邊方不服則加之以威服則施之以恩恩施而不至褻威加而不至黷斯足以服邊方之心今源議鎮敬迎天威遂盡館使之禮恪遵帝令能禁衆倭之侵今歲揚州之賊雖有數千又直浙沈家門等處屢有小警要之比諸前歲江北江南共有數萬之賊似亦小綏而源議鎮輸款効勞之功誠有不可掩者職等再三計議合無將德陽等四十三人暫令泊住海外石牛港給與薪米

魚菜嚴禁其買賣交通聽候軍門奏請命下之日量用
金帛之類獎賞源議鎮以勸其效順之心另用花紅酒
米之類給賞德陽等四十三人以慰其遠來之勞仍令
回諭源議鎮再行用心傳布天朝威令嚴禁各島盡將
今歲入犯揚州之倭捕治以法使二三年後通無倭寇
入犯乃許源議鎮請伊國王印信勘合表文照依限期
來貢如此則浩蕩不棄之恩行於天威赫臨之下而邊
方久安之計得於恩威並用之餘矣其王直等船五隻

待其到日仍阻住泊外海聽候另行呈報處分緣係哨報海船事理關係重大職等未敢擅便

海上事宜議

錢蔽

吾浙初設巡撫或人問曰國家設官恒有定制何巡撫昔無而今有朝進議而夕俞旨耶海石子曰是議非始於今也嘉靖八年有奏揚子宜設總督武臣兩浙宜設巡撫文臣其時已得旨推舉才望謀勇文武大臣矣後江淮開建督府而浙撫獨寢至今復舉行耳或曰浙何

為而設巡撫也海石子曰為海寇也先朝無論在嘉靖
中御史王化等屢有海寇殺官之奏其為患久矣海故
有漳州賊崇明賊獨倭奴為害最大倭奴自漢靈帝始
通中華至唐咸亨賀平高麗稍習華音惡其名不善更
號日本史載其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倔强如
此或曰倭奴何以寇也嘗攷唐宋史倭奴雄據海島伏
屬拘耶韓等國凡百餘尊倭為大倭王其地無良田可
耕漁海自給又乘舟南北市糴其土墳壚有金玉而無

陶冶覆屋不以瓦仰中國之潤土為陶為竈其嗜中國物猶西番之嗜茶也西番不得茶必寇掠倭奴必假寇通商始得所欲否則沿海為寇勢所必至也或曰吾嘗觀史唐宋以來但脩貢而不聞寇抄中國亦加優卹不為防禦如漢賜以印綬魏封親魏倭王晉使都督百濟等六國唐賜燕麟德殿授使臣官左補闕或賜書籍佛經自宋雍熙至嘉定貢使不絕時或失風詔給常平米錢贍養何嘗為寇而防之哉元初常入寇世祖諭之不

從范文虎等率舟師十萬討之盡沒五龍山下終元世
為寇橫甚何也海石子曰是有說也唐宋以來倭奴利
吾華物故修貢也勤元為海運倭奴劫掠運舟已滿其
欲奚藉貢市乎是宋以前我執其利柄而彼求之元之
時彼乘其利便而每為我患故寇不在唐宋而在元也
或曰國初以來百蠻効順何為倭奴獨梗海石子曰洪
武間亦海運以濟北伐之師永樂初海運凡十有三舉
以給遼東惟我運於海故彼寇於海丘瓊山嘗言自宣

德以來倭患已少惟運從內河而寇無所利此其所以少也或曰吾聞倭之寇浙屢矣故國初遣信國湯公築登萊至浙沿海蓋五十九城而寇掠不撤至後乃少何也海石子曰此不足驗罷海運之故哉永樂以前屢寇不止宣德而後僅一寇耳自後求貢不絕蓋非貢則不能得所用之物其意識不在貢而在商也或曰倭奴之貢在洪武已遣僧奉表稱臣矣此言宣德者誤也海石子曰吾非謂貢始宣德之後也蓋永樂以前之貢假貢

以觀虛實因為寇也宣德以後之貢假貢以通商賈非
為寇也故洪武奉表之時貢方入已掠温州其後或貢
無表文安置其使於川陝番寺又嘗與胡惟庸交通謀
不軌祖訓曰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故絕之是永樂以
前之貢意在寇也又侍郎楊守陳曰倭人變詐凶虐時
以刀扇小物褻瀆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是宣
德以後貢意在商也或人乃悟曰運於海倭假貢以為
寇罷海運倭緣貢以求商情較然矣商亦可通否乎海

石子曰難言也謂可通則祖訓嘗絕之矣謂不可通則
洪武末年許令十年一貢永樂初賜日本王印誥許之
通融或二三年或五六年入貢矣且松江寧波先曾各
設市舶市舶者與倭舶市也然則貢而商亦國制所許
也或曰胡兩市舶今無一耶海石子曰史言松江宋建
市舶司元有市船務國朝為市舶監在澉湖之北後以
官多民擾罷之而并於四明市舶四明者寧波也嘉靖
二年市舶內官陰為瑞佐嚮道是市舶首尾為始禍故

四明市舶廢或曰市舶廢是不許其貢而商矣海石子
曰嘉靖四年勅給事中勘報倭情已奉明命許復洪武
十年一貢之例矣非終拒之也且市舶之廢非絕其來
商乃慮市舶之為禍始也使監舶得人彼貢而商焉互
市而兩利焉海倣消而倭禍息非地方之福乎况巡撫
之設誠非無意將俾之仰遵國典俯察時宜杜其釁於
無形耳或曰嘗覽海經南自汀漳北抵登萊沿海之區
皆可駐舶何必寧波海石子曰攷之倭奴貢道唐天寶

以前率由百濟新羅入山東境自倭與新羅讎殺乃不
北而南由明越州矣又山川略中載永樂時所封壽安
鎮國山與四明相值春時東風便帆直抵寧波境為便
聞之海濱人云江淮未設總督海商或由海門入建業
潛相貿易今江上有操江中丞巡江有兩都史海口有
總督太倉有兵憲彼勢日窘故必之寧波今浙復專設
巡撫防範甚周吾恐兩浙地輿區僻徑可通舶賈者能
保其不乘我無備而肆擾乎蓋倭既藉華物必資商為

利貢限十年彼不能待也諺謂閏月風便舶至非閏月風便三年一閏彼適來正其候耳况華人亦利其貨文相覬覦而時禁特嚴則旁溪曲徑潛相勾引勢在必然奸人乃或從中梗之官不達其利害而搜治稍急彼欲脫身以解必至弄兵沿海之憂方大耳往年大同甘肅之變皆措置失宜以至潰決正德中兩河流賊彼寧不畏死而甘禍哉幾事不密釀成大患或曰似此將何道而可海石子曰在自治耳必也申明法紀禁絕通番之

人杜塞勾引之路若彼稱貢而來縱不合十年之期挈重貨涉溟濤無復回之理况內地所需亦有必仰之物昔韓昌黎送海州刺史有曰海外之國馭得其道處中其情則洋賈之貨皆可為中華用而海上之患亦可潛消今日之計在巡撫大臣知我知彼識其機宜而善應之耳况國家如天之覆於外庭未嘗拒之遼東朶顏諸衛三年入貢容其貿易而西番如吐魯番等來朝十日平市於京師何獨東海之人必拒之耶况祖訓絕之謂

其暗通奸臣將圖不軌今不設丞相寧有惟庸之奸如
以市舶既革為疑則又非互市之故也考之正德中市
舶內官暗通朱素卿等受寶賄以萬計且內通劉瑾欲
勾外邊逞侮而嘉靖中復激忿宗設殺總督武臣皆閹
人之階禍耳今聖明當陽百僚奉法何虞一小醜之交
市為或曰是固然矣慮費十全今欲善圖其後使彼不
敢逞而我無虞其害何道致之海石子曰有二說焉一
諭彼國不得各道爭貢一海上近舶之家不得冒利啓

釁是也倭國有七道道各統郡數十倭王政令行則不敢擅求貢自原義植主國幼冲無道勢不能制遂令各道強請勘合爭先求貢及抵寧波互相詆毀求勝致屠戮釁開而兵戈貽害今當諭彼照先年各道輪貢不得交爭違者照洪武事例却其貢物安置其使於川陝則禍端可息矣若彼沿海之奸嗜利無幾必投勢豪之家以為奧主始則誘賒舶貨既而不償又謬托貴勢展轉相蒙激其憤怒必也嚴憲典輒擅通番之禁督巡司下

海捕緝之條方番舶之至必報官閱視方得議估既入其貨立限以償凡勢要之家不得投托必選謹厚之人自顧身家者乃得與之交易則狡猾失勢當自斂戢且船舶不許入港令彼不得覘吾虛實市易之際差官檢押不得乘機虧負如此中外各獲其利釁何自生或曰誠如所論則不惟杜禍萌且各受益何如限以十年之貢既不拒倭人嚮義之心而彼國亦不數數勞費一利也抑其爭貢之端既以禮義治彼又以尊嚴事我二利

也仿國初市舶之意而不絕其情在我則以通遠方之
百貨在彼又以慰仰藉之貪心三利也於是海石子曰
然

海船 郭造卿

國初法嚴水軍之船其官造之在閩都城三衛之肆各
一景泰乃合之即今河口廠云造之分於五寨汛畢以
授鹽司商修之轉運官無甚費而船完固汛至還之水
軍故防汛無他船或漁人朝暮往返焉其船以丈許受

米有河泊所司之安有他可以弄兵而經年於千里之外哉迨夫禁網漏鹽筴日起官聽商便自造之其法斯廢寇生輒召商船商苦之國課日損乃復官造而不為商用不足又括民船船小無器械遇賊急收保為幸或使之緝候報水軍戰及告鄰里據岸而相為守可耳若可以迎擊賊必違丈尺以挾器械者也由此官民亡擇而巨船塞海矣嗣而幕府告匱便宜一切取稅匪惟私鹽樂陰輸而魚課且甘重權種豪雜之陸則商而水則

盜捕之陸則玉石難辨擊之水則玉石俱焚因而容之則橫是猶教猱升木縱魚而之巨壑也將嚴禁之其勢故難舊禁凡汎寸木不下海嚴矣第細民以海為業猶嬰兒以乳為生禁之則號惟當節之耳苟汎而無警下海之禁勿厲有警非汎亦當飭禁以絕交接則賊待哺而鹵食勢不能持久戰而屈上也絕其戰而先禁之上上者也蓋自造船始凡船檣高者大檣多者長方可入遠海禁其毋使兩檣單檣乃授之符一如譚中丞

令刻名籍於舳艫而因地以異其色漳白泉黑莆以上
紅為圈徑丈各於帆如其色當波蕩中亦可以遠別之
焉夫莆以上同而漳泉異之何也自商鹽多則海禁難
今漳無場泉場廢鹽不通行各船難以藉口行之自莆
以上里場抵閩北之黃崎鎮其內地可戢非漳泉之商
假充餉而亡賴者比故通行之以惠商也或云尤當以
檣而別縣漳之附郭龍溪白詔安白漳浦紅參紅黑者
海澄同安白惠安紅其晉江附泉郭黑自此而紅者亦

稍別之莆田白福寧黑福州之閩縣紅福清其上白長樂其上黑連江其下黑羅源其下白人易識之則防之者審矣又限地而示之期凡商以年貌冊籍及所什物於官受符刻期近過邑而返遠過郡而返漳泉皆許至莆莆之擊蓼民居稠密有巡司可為譏察有水寨可以擒獲設為馭僧居之無符者必沒如所符而為之易船駕以莆人其商安能以逞越者如出外境之律返而踰浹旬者罰浹旬而留罪其所主福興而下者其船則不

易之使上游之人各得以自致其貨而往來於其窟則
彼不得以寡暴衆久而不禁姦宄亦銷矣然古者市廛
抑逐末况海上而不之制乎則無論福興漳泉凡漁鹽
有課者勿稅其他稍如塗中丞令船大者丈五尺而止
各尺稅銀一錢視廣狹為多寡以佐水軍之費若有警
借而用之壞則當取稅以償并未壞者事竣計日免其
後稅而優之其所載者違禁既嚴多假漁船分載而可
以濟近島當亦為漁人期風波不過五日必詰其往凡

所用外無他器必詰其歸凡所取外無異貨他有挾者
按而沒之其按諸姦莫如保甲但海人刁悍不利束縛
束縛之亟則蹄齧跳梁惟編其船灣立之甲長六丈以
上為一類長五丈以上為一類以次而下者為一類其
總以恒產充之其衆重土著異縣無熟識非我族類不
許相挾入海行連坐之法一船之罪罪其同甲長不舉
者究蓋海其所歸也船其所聚也於此而嚴稽之簡於
編戶舍匿之法是以官問其長長問其甲鄰里之習熟

桑梓之情稠狃詐無遠交睚眦不近攻而姦宄可清水
軍之法行矣若造軍船當不惜費劉晏於漕且然況於
海船乎今特籌錨銖匪直半減汎期將至始肯議發帑
執事無羨餘且有從而朘削之督者視成應者塞責故
器具多敝守則易朽漏戰則難衝突曩征曾一本初括
商民船如擊挺於不格明矣乃議巨艦分之縣而速成
之伐木之役竭膏血而赭墳墓漳浦未移即為之燬督
帥所擁先為之奪多破於江磧至者無一二而與之猝

戰惟舊船稍大者馬古之水戰江河淮泗洞庭彭蠡舟
利於大赤壁蒙衝尚沿岸而焚則海艦過大而崖山可
鑿也故必視賊籌為三等亦如陸戰以備三駟大者加
之數尺次者稍如其大面以三丈上下為度小者愈小
愈便俱當為之極備未汛即經營之有司稍贏其出納
各將令如舊制使之自督若不堪駕責在其將其將與
同生死安敢謾而自敝哉駕而弗審與無船同水陸異
勢故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時亦當審之耳夫沿

海之夫其壯足賴不善馭之為賊善馭之皆兵也即有不輯急在呼吸閱牆而禦侮惟此時為然苟非先擇便宜逆潮阻淺則破或失險要戰而多北但得善地而風不便即賁獲百輩亦無所施矣故必熟風角占其上風下風則避其船如轉圜而便器具雖多火戰為長可以因風及遠當衝而先為用其器必備其械必精其技必練其防必嚴而布陣毋密慮彼之我施則易動耳故舟戒過大火攻為先他守將皆能辨之矣稍隙而脩銅山

遙屬之漳南日烽火以春汛畢浯嶼小埕以秋汛畢俱
赴南臺賞罰此戚都護舊議亦習戰於昆明池意也又
以海防諸僚去水軍而遙則有冒兵侵餉逗遛故縱之
弊且因懸遠而以風波為解賊入謂其難遏賊去謂其
難追勝敗互蔽賞罰無章故必各監諸將庶乎同舟共
濟之誼凡議鑿鑿稱是具於舟師條約今不能出其筭
惟按而行之便

明文海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八十二

餘姚黃宗羲編

議九

復河套議

翁萬達

蓋聞智者必待時以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中外也詎宜棄而不收藉寇齎盜然

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阨遠往跡俱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犁北庭其地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邊外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

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
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
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
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
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賢豪固
略於遠謀抑其時亦或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
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彼出
入涉流履水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

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奪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干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匈奴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塞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

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從來異
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於
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生而得其
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
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
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
背亦為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艘者必濟
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我國家拯天下

於前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嗣遊魂僅存喘息年來
收養殘敵兼之掠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濟農
諳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
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
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
用費功業也不少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
如耶河套久淪敵中間諜罕至人不屋居畜牧其內山
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

軍深入其境能無慮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
求其形勢卒伍暗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
令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
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
萬之衆緩行持重則敵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
且刻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敵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
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敵或保聚或佯為逃
遯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吾軍於

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耶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於馳擊而火器利於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於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於兵刃怵於生死尚每每退怯

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於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
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後恐之
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六萬之衆
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彼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
為彼強而我利於守春蒐於套秋守於邊三年三舉敵
必難支持其遠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
不甚相遠也秋冬彼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乃止利
於守耶春夏彼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於征

耶夫春夏馬瘦而敵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也秋冬馬肥而敵強既能為寇則多方設謀誠恐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彼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搃巢之舉恒獲首

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敵亦不來深競以為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搃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入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難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敵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彼不恤也套地則是和碩入寇以

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吾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者乎若曰伺敵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亟築垣牆以次移置邊堡於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敵各有分

地套地為濟農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吾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慮

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邊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邊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皇上以天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敵之盛衰強弱何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存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耶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吾元氣以俟其隙計之

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敵勢之強弱
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吾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
迫於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於鋒刃者瘡痍
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

議

明文海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八十三

餘姚黃宗羲編

議十

復河套議

尹耕

蓋聞智者之圖事揆理以立本審勢以達用是故
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察志有所必奮而謀有
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之地淪
於邊外藉寇齎糧孰不為愾然以今日事勢論之

則有可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有奮發之志而鮮
萬全之算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慮也何者河套本
吾內地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制朔方唐城受降
扼塞據險往跡俱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
躬御六飛三犁北庭其時彼既殘破我亦未暇後
遂因循棄河守山使中國之地巢穴盤固滋其畜
牧遂彼生養往來馳突迫吾近塞可為深惜者也
又黃河千里於守為便昔人固有築城於外以規

全利者矣而乃棄之不守任其出入涉流履冰無所
顧忌遂使榆林一鎮孤懸獨立外之不足恃為藩籬
內之無所需其供給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有志
之士談之扼腕觸之衝冠蓋不能一日忘懷者也然
當其時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
奪所賴其爭不力取之可也而我終不取之先總
制余肅敏公置鎮榆林亦有志斯舉矣然套終不
復鎮則空置開懇無聞轉餉難繼不有其利而當

其勞事之不可悔者也今敵已盤據其中資用其產
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控弦之衆視昔為強一旦復
之無乃難乎故曰有可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有奮
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其故以干天聽可
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天時者
非止時日夫干孤虛旺相之屬也敵有盛衰我有強
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夫漢武雄
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

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塞北是何也漢武值其勝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是勝衰強弱者天之所謂時也地利者非止險阻城池山溪疆域之屬也馬步矢及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從來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於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是長技所宜與主客異勢者地之所謂利也人和者固所謂得道多助也而事體利害之

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夫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為殊絕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腥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故曰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我國家極天下於前元天威所及電擊風掃遺種遊魂僅存喘息年來牧養殘畜兼之擄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吉囊俺答輩部落動號

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勝耶衰耶強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上下協德中外一心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奪工業也少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勝衰強弱又何如耶是揆之天時未見其可也河套舊固中國地也陷沒日久間謀罕至人不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路途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慮乎夫塞以內吾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不能如彼前時所

遣奸細者履步之為詳卒伍諳記其要害不能如彼臨時捕內地人指引之為慎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以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敵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刻日有定期累糧有定數敵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敵或保聚或陽為逃遁笳角時聞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於此戰耶退耶

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耶
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標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
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之所長也守險者我
之所便也弓矢利於馳擊而火器利於守險者也舍火
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於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
是揆之地利未見其可也夫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
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
業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於兵刃怵於生死

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於無人跡之地
限之以可垂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
罷之後恐之以將徙居之禍而欲人和可得乎是又不
可之大者也議者欲以整立下指揮其將領以邊事得
罪者相望而行伍之人曾不肯為其將奮勇以請贖每
遇軍法嚴厲之將輒行謗毀今處之數難豈能一一知
我為彼建久安長治之策乎是人和未得更不可之大
者也詳味議者之意其所謂建城置衛募卒分田率平

定之後事選將練兵信賞備器亦飭備之常規獨所謂
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策春夏馬瘦為彼弱而我利
於征秋冬馬肥為彼強而我利於守春蒐於套秋守於
邊三年三舉彼必難支持其行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
矣然天時物性不相遠也秋冬馬肥而我馬不亦肥乎
迺止利於守耶春夏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迺獨利
於征耶夫春夏馬瘦彼誠弱矣雖不能入寇而坐以待
我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彼固強矣既能為寇則多

方謀我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成乎三年三舉歲可得志彼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一五堡諸邊敵亦不來深競遂謂套地可復然復套與是二者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

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向便是家門壕塹城墩為援
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難敗虞陷沒
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
我將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
又沿邊之地彼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
亦不恤也套地則彼自弘治以來據以為家資以為生
四時之間三時在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豈晏然不有
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

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勝也今我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乎若曰伺敵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稍築牆垣以次移置邊堡沿河如昔年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套地敵之巢穴各有分地豈有空套以出之理二千里沿河之地其間可渡應防道路不止百餘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人非千人不可而

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布置未完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此亦未嘗深思遠慮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邊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邊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聖天子在上文德日修天心助順將來敵之盛衰強弱安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海遭疾疫如先零之殄

滅豈無期耶彼有其隙吾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
謹我塞障飭吾戎備和吾行伍固吾元氣以俟其隙為
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敵勢之
強弱不審事勢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
之民迫於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於鋒刃者瘡
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

明文海卷八十三